

大丰朱新建，自从羽化登仙以后，突然大红，最近今日美术馆的回顾展，认识不认识的，都来捧场，我猜里面可能连女权主义者都会有。红到什么地步呢？隐居多年的王朔也出来写纪念文章，这个惊喜，不亚于当年张国荣复出，台上高唱《怪你过分美丽》。当然这篇洛阳纸贵的大作，可能是爸爸对女儿表示的宠爱，但要是寻常画家，肯定不入此公法眼。小时候几个偶像，唯有王朔，痛切诚恳，一点儿也不装，至今在我心目中地位尊崇。

有两位挚友，年长些，应该师礼相待，不过我皮厚，就算做兄姊辈，芮乃伟九段江铸久九段贤伉俪，我每次见到他们，总是极其羞愧。因为我变成了“职业”画画的人，其实做一个“职业”画画的，很容易，只要你是个人，喜欢画画下去，怎么着你也会找到买家，或者买家和经纪人找到你。但是“职业”两个字

在下棋的那里，非常神圣，十万个人里面也未必能混出一个来，而且还要比拼命更拼命。所以我这个“职业”画画的看见两个“职业”

下棋的高段，总会很自觉地把背弯一弯，表示谦卑。

说到大师，齐白石是绝对的职业画家，天天画，天天卖，生意好得不得了，但是价钱，并不贵，后来贵，贵得离谱，那是商人在那里炒，不算，他活着的时候不贵。黄宾虹是文人，地位不低，画品相不好卖不掉，想职业而不得，老了死了还是卖不掉，今天他的画在拍卖行也算表现不错了，但是行情和他类似的画家，有一堆，水准比他差，但是比他贵，没办法，比如某所谓国学大师。林风眠那就是个隐士，不管外面的事情，



后来住到境外去，似乎也不很贵，能卖一些，比黄宾虹好，晚年也算是个职业画家。

你看即使是一代宗师，也未

没写完的武侠

郁俊

必是职业画家，画家职业不职业，对艺术价值来说，不是那么很重要。不过对画家和运作团队来说，那就太要紧，画家一旦职业，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换句时髦话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今天的职业画家，基本等同于券商，不停画画就是发新股。很多画家都在体制内，不画画，可能自己的日子还能将就过着，但是身边的经纪啊代理啊画廊啊怎么办？必须工作，而且还要随时更新，村上隆写过本书，专门教育想从事一职业的人，要考虑哪些绘画题材，政治啊情色啊之类，说穿了，就是给市场一个炒作你的理由。

画家必须有故事，有故事的画家，会特别贵，因为大多数买家不懂，但是听得进故事。为什么齐白石贵，所有人都在替他讲故事。美术史和所有历史一样，是可以跟随后人的趣味修改的，今天有人问我如何评价齐白石、黄宾虹和林风眠的历史地位，我说他们都还属于没有写完的武侠小说。

最后写个真故事，让画商们多点炒作空间。朱新建和他亲家王朔，在文字审美上，肯定有很大的分歧，他喜欢金庸，自己也写，但是没有“职业”作家长篇的毅力。我们俩当年常常一边遛狗，一边讨论他那部圈内大大有名，流传甚广的《血影神功》。他说这个主人公也就是他自己，虽然武功盖世，不过中穴这里，总是有点阻碍，不顺畅。后来他病于主动脉夹层瘤，卒于肺癌，都在这块区域附近，有时候我就自己瞎想，你说老朱是不是个未卜先知的大仙？

最近，遭遇前后两次被贴违法停车告知单的事情，叫人心惶惶，意难平。上海市田园外语实验小学坐落在都市路上，每天早上八时前后，送小朋友上学的车辆很多。为了方便停车，有关方面特意在学校门口的路边，设计了凹进去的一段长达二三十米的停车带，并在路面上画了停车位间隔的线。家长们便都乖乖地停在线内。然而，上学、放学高峰时，车辆数要远远大于寥寥的停车位。不得已，有些车辆就只能沿着马路尽量贴近停车带停下。按理，为解决停车和通行的矛盾，交警部门应该在这样的时候来帮助梳理交通，管理好秩序，然而，高峰拥堵的时候，这里很难看到交警出现，偶尔来了，却是来贴告知单的。

上次我车停在了画的停车位线内，七点五十五分送小朋友进教室和老师说了两句话，回到车边是八点十分，车前玻璃上已经飘着黄色的告知单。还好警察还未走远，赶紧追上前询问，为何在停车位内还要贴告知单呢？警察回答：“停车时间太长！”总共十来分钟啊！并且车子也停在停车位里啊。警察回答：“已经开单了，没法改了。就罚200元，反正不扣分。”

前几天，早晨七点五十五分，车位全满。按次把车停在只有半个车位的白线内。赶紧把小朋友送到校门口，五六分钟时间。回身一看，车前玻璃上又是一张黄色告知单，告知单上时间是八点整！追上还未走远的警察理论。回答：“半个车身不在停车位线里”。我指着满满的车位说都满了，停车送了孩子就走的啊！回答：“已经输入手中电脑没法改了，你到某交警中队找领导去！”

停在线内要罚，时间长了要罚，这种叫人无所适从的感觉委实令人郁闷沮丧。有类似遭遇的家长也不少。这里画了线，但并没有有关停车时间或者位置的告示牌。孩子们总要上学的，家长们也就每天碰运气地停车，等着不知哪个时刻的黄色告知单再次从天而降。贴告知单是为了告诫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或停车规则，但也不能想贴就贴，必须贴之有理。一张单子200元，钱是事小，但要群众信服事大。



莲花岛上塑罗汉

沈煜

说说照片上这个倚在海里喝茶看海的花岗岩罗汉吧，印象里是我近年少有的几次用胶片拍摄的任务。

这个罗汉是岛上500罗汉之一，全部出自一人之手，中国第一个“岛主”朱仁民，国画大师潘天寿的外孙。从舟山沈家门渔港往东，临出海口那个小小莲花岛，形如卧睡观音，通往岛上的长堤上就矗立着几百尊罗汉，亦庄亦谐、亦喜亦悲、或坐或卧，夜闻海水拍岸，日看渔夫耕海，全体面东——那一面便是普陀。

朱仁民30岁时创作巨幅水墨画跌下致瘫，在普陀山一座破旧的隐修庵里躺了五年，竟奇迹般站起，之后游列数国，广涉画坛。在养病期间的每一天，他都习惯性地注视莲花洋海面上一座孤独的小岛。这座小岛十分奇特，独立海天，自成一体。他决定有生之年在这座封闭的悬水岛上实施自己的“乌托邦”构想，将他对艺术、自然的崇尚合二为一，打造一个艺术之岛。1996年，朱仁民以9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座荒岛的40年使用权。

在买下小岛的第十个年头，五百罗汉终于如愿以偿完成，很多被放置到海水中，就像对岸观音道场禅宗文化的延伸。普陀山上庙宇林立，终年香火旺盛，莲花岛上却是清闲而孤寂。我去的那天，天阴阴地，一直下着雨，萧索到只有我一个人。站在海边，却有各色罗汉相伴，心情平静，尤其这个倚着茶台的，不拈花而微笑，“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前日看到报道，因为填海造田，莲花岛正面临被吞噬的境况，可见的不久后，高楼会淹没这个形似观音的小岛。岛上的罗汉雕塑群也屡遭黑手，有的雕塑被人削去手指脚趾，有的被卸下胳膊，还有的被搬掉脑袋。因为朱仁民有言在先：“永久免费参观”，没人能阻止游人上岛参观。

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这样繁荣，又这样贫穷。

“一日两度潮，任凭它自来自去，千山万重石，莫笑它无知无觉”。



说穿了，到外资企业工作无非是想多点“分”，其实是蛮难的。要高收入，就要有高技术，而外资企业的核心技术大都捏在洋人的手心里。2010年，吴慧芳挺身而出，引领外资企业员工开始群体性

的高端技术破冰之旅。她以金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会联合会名义，发起一个“高师带徒”活动，有组织，有契约，有考评，有嘉奖。这个活动，叫醒了空怀壮志的中年才俊，叫醒了迷恋韩剧的青年男女。3年累计，开发区涌现“高师带徒”644对，申报科技创新项目512个，其中201个获得政府奖励。许多优秀师徒因此破格升职提薪，

命运发生喜剧性转变。

自然，提薪的权力在国外老板手里。雅斯拓公司在开展“高师带徒”3年里，产值翻番，两年累计生产的通讯卡14亿张，相当

三个“金桥男”的喜剧命运

烁渊

于其产品在中国人人有份。这是法国老板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奇迹。他除了感恩吴慧芳，还连忙为技术高手提职加薪。员工一旦成为企业技术支柱，老板不得不善待，首先是他们企业生存发展需要。

就是这家雅斯拓公司的一对师徒艾建锋与倪炜栋，携手奋发，教学相长，获得“高师带徒”金奖，双双提职。43岁的艾建锋，

桌上头功。

比建锋年龄小一轮的徒弟倪炜栋，“高师带徒”获奖后晋升为中级工程师。回家奖金全部上交。当夜，餐桌上比平时多了几个菜，其中有炜栋最爱的红烧肉，这是老婆立即兑现的“奖励”。一个月以后，炜栋开了一部崭新的“雪铁龙”上下班。购车费一半由老婆出资，一半是丈母娘特别赞助。

相比建锋与炜栋，“高师带徒”带给西门子子公司赵文江的荣誉最高。他以16项发明专利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还被列为企业高管接班人，送去德国接受“洋高师”重点带教。文江现在的收入是刚进企业时的10倍。然而，他在家的境遇似乎不及建锋与炜栋。文江捧回奖章那晚，自信地通知老婆：“今天晚上，我们到外面饭店去吃一顿。”老婆冷冷回了一句：“没有必要。”结果，那晚餐桌上同往常一

样，一个青菜，一个番茄炒蛋，一个豆腐汤。文江稍稍有点失落，吃完晚饭，问老婆奖章该放在哪里，回答是：“先放在箱子里，以后再说。”



为什么她如此冷淡？文江有点不解。“你知道吗？工人的最高荣誉是全国劳动模范，和国家领袖在人民大会堂合影”，老婆为文江树立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台灯下，儿子在做功课，她走过去轻声说：“你要好好向你老爸学习。”文江不由激动起来，老婆用另外一种方式给了他作为一个父亲的无比荣耀。

三个“金桥男”的喜剧命运都是源于吴慧芳创意的“高师带徒”活动，吴慧芳本人就是一位党群工作的“高师”。十多年里，她在开发区综合党委副书记兼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岗位上，设计创新一个

又一个活动，把园区一批又一批员工带上通向改变命运的“金桥”。

人们把共产党比作太阳，所寄予的希望远不是仅仅一时救急解难的“雪中送炭”，而是划破笼罩生命的黑暗，照亮走向光明的通途。艾青在《黎明的通知》一诗中，把黎明拟人化，比作“光明的使者”；“叫醒殷勤的女人，叫醒困倦的母亲，叫醒一切的不幸者”。“叫醒”，不是一时的救急，而是催促生机的复苏，改变人们的命运。吴慧芳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光明的使者”。



朱彬华
商行云集
(二字网络用语)
昨日谜面:歇业告示
(二字外贸名词)
谜底:报关(注:报,告)

樱花的隐喻

刘满英

女。有一年11月，仙女从冲绳出发，途经九州、关西、关东等地，在第二年5月到达北海道。沿途，她将一种象征爱情与希望的花朵撒遍每一个角落。为了纪念这位仙女，当地人将这种花命名为“樱花”，日本也因此成为“樱花之国”。

樱花虽美，却极易凋落，从怒放到凋零，不过七日，所以有“樱花七日”之说。樱花总是在开得绝美的时候顷刻间凋零，不污不染，很干脆，那份绝决有着令人震撼的力量。

李商隐有诗云：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苍垂扬岸。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劝君莫问芳菲节，故园风雨正凄其。

眸光流转，华意阑珊。不由让人想起樱花花语：生命，重生。短短七天的青春韶华，不会为谁流连，不会为谁驻足，从盛开到完全凋零只有十六天。短短的十六天，却将美诠释得如此透彻：孤注一掷，繁荣绽放中裹挟着热烈的奢华。飘落时，漫天花雨，宛如盛雪，直到枝头空寂。樱花不惜流霞，飘洒的品质，纵然红尘憔悴，也要活得精彩。



夜光杯

好一句“所以枕流，欲以洗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这不仅仅使孙子荆为自己解了围，也就此成了句传世名言，为范成大与陆游所引以自戒。更为人赞叹的是，在时隔几百年之后，它竟被用来命名了本市这栋西班牙式与装饰艺术结合的公寓，令中国古文奥义与西方建筑风格在此完美融合。

枕流公寓坐落在复兴中路与长乐路间的华山路(旧名海格路)上，说到华山路就免不了要提李鸿章，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李公祠”(今复旦中学址)到“丁香花园”都是李家的产业，枕流公寓现处的位置，早在1900年的时候是泰兴洋行大班建造了一幢二层的英国式花园住宅，后来卖给了李鸿章家族，李家的第三个儿子李经迈在原有的地皮上请哈沙德洋行打样设计，这也是该洋行在上海设计的唯一一栋多层公寓楼，上海陶馥记营造厂承建了一栋高层公寓，也就是现在的枕流公寓。

枕流公寓成八字形背靠华山路扇形展开，以朝南的一侧作为正面。公寓的外墙通体呈灰白色，顶部檐口设计有邮票齿形连续拱券纹以及

枕流公寓

也一

双大叉形的镂空，镂空的设计在整栋公寓的南北两个立面的中段和五层楼外凸阳台上都能找到，这些都是西班牙建筑的特征所在，另外在公寓的中间最顶端以及公寓左右两端有加盖阶梯形牌坊式装饰，每一扇窗户的顶部也都有波浪形的装饰。

如果说通体的灰白色使得整栋公寓让人感到简洁明快的话，那么顶部、两端的加盖、檐口以及窗户的设计则凸显立体感、凸显精致感。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寓的南面有一个占地约4亩的花园，其中有块石碑刻有“枕流园”的字

样，要知道建国初期上海的人均绿化面积还不到0.4平方米，而这里早在30年代起就被70多家住户所独享了。

枕流公寓在1931年建成后，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当时上海的高档公寓，每层楼按英文字母顺序设A-G七种套房，分别有二室、三室、四室，面积从80到150平方米，其中顶层还有两套复式的套房以彰显其高层次，这样的公寓，也只有当时电气公司的经理、洋行的经理、烟草公司的经理等社会名流才能享用得起。

当然，住在此地的也有房子住的是高级的，而生活却很简约，好像30年代上海的“金嗓子”周璇，枕流公寓就是这位名伶最后的居住地。上海解放之后，这栋公寓成了上海文化界、文艺界名人的居住地，导演朱瑞珣、电影演员乔奇、越剧演员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都长期居住于此，保留与增添了“枕流”一词的韵味与内涵。

